



平原女事

赵枫◎著

青岛出版社

赵枫◎著

平原女事

管见题

青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原女事/赵枫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1.9
ISBN 7-5436-2536-9

I. 大... II. 赵...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756 号

书 名	平原女事
著 者	赵 枫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 - 8662
责任编辑	熊 红
题 字	管 桦
封面设计	洪 涛
印 刷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850×1168mm)
印 张	17.875
插 页	2
字 数	440 千
ISBN 7-5436-2536-9/I·379	
定 价	26.80 元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发现缺页、散页、错装、倒装、字迹模糊等, 请寄回承印厂调换)

序 一

浩 然

十多年来,我立足三河搞“文艺绿化工程”,扶植农村文学青年。通过艰苦的努力,一些青年作者进步较快,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进而还出了集子,有的甚至出了二本、三本。看着摆放在书柜里散发着墨香的几十本青年作者的著作,我感到很欣慰。欣慰之后,我又有些缺憾。因为在书柜里,一直还没有摆放一本农村女青年作者创作的有一定水准的长篇小说,但我不气馁。庄稼人有句话叫做:有苗不愁长。我一直企盼着。

多年的企盼终于实现了。前几天,赵枫在北京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原女事》被青岛出版社看好,要出版这本书。我听说后十分高兴。这部耗费她心血、漂泊了五年之久的作品终于遇到有眼光的鉴赏者,书柜里即将摆放进一本农家女青年作者写的长篇小说,我怎能不高兴呢!

和赵枫相识已有两年多了。那是1999年冬季的一天,赵枫手里拿着我的一位老朋友的名片,几经周折,来到三河找到我居住的沟河湾。淳朴、憨厚,还有股子闯劲,这是我对她的最初印象。我们坐下来没聊上几句,她就从书包里取出厚厚的一摞稿纸,双手递到我手里,诚恳地说:“这是我用十年时间写成的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梁伯伯,您多指教吧。”

浩 然

I

平原女事·序

接 hands 稿，我一阵欣喜。一位农村女青年，在艰苦打工的同时，坚持写作，执著地追求文学事业，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这次见面后，赵枫又几次来洵河湾。我们在一起谈文学，谈人生。当然，由于脑血栓后遗症，有语言障碍，我更多的是听她在讲。通过多次交往，对赵枫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是一个自尊、自强、自爱、很有志气的女青年。高中毕业后，赵枫一边务农，一边自学写小说。她说，要立志做农民的好女儿，做自学成才的好作家，为农村的女孩子争口气。她克服生活的困苦，顶住农村旧的习惯势力的压力，默默地练笔，勤奋地写作。二十岁时，赵枫毅然走出生活中的小圈子，到社会这个大舞台闯荡。她曾在报社干过采编，在家庭做过保姆，在饭馆端过盘子，在商场站过柜台，在马路边摆过书摊……经历了生活中的苦、难、艰，面对社会上的种种诱惑，赵枫仍保持着自己的诚、清、纯。

生活的磨难，练就了赵枫的坚强性格。在文学的道路上，赵枫虽然爬得很苦，但却乐在其中。她活出了品位。她为自己的人格气节而自豪，也为自己在创作上越来越成熟而骄傲。

她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原女事》，在我看来，已经超出了业余水平，无论是文字技巧、篇章结构，还是对生活的体悟，都不像是出自一个三十岁初写长篇的青年作者之手。可以说作品的老练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赵枫的小说使我回想起了自己年轻时被农村生活浓厚的气息所感染，奋笔疾书创作的情景。四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她小说中所描绘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作者对于乡土生活的熟识、对人们命运的关心、对弱者发自内心的同情都和我以及许多老一辈写农村的作家一脉相承。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人拿起笔进行创作的原动力，也就是说，是成为作家必不可少的基本因素。赵枫的作品

还有很多尚可改进的地方,可我相信实践的不断积累会弥补技巧的不足,重要的是,她具备一个专业作者的素质。但我也知道,成就一个作家多么难,生活中有太多东西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希望她在自己所选择的创作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2001年6月18日
于洵河湾

浩然

Ⅲ

平原女事·序

序 二

樊爱国

记得是五年前夏日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埋头看稿，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听得出是个急性子的人。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外地人模样的陌生女孩子，她有一双大而渴望的眼睛，充满朝气；她那短短的头发，显得很利索；她衣着不讲究，透露着一种特有的朴实。

她边热情得像熟人一样地叫我阿姨，边递过一张名片。那名片是我的，这就是她的“介绍信”。她来自内蒙的包头，一年前，我曾参加过在包头召开的一次“女知识分子联谊会”，认识了包头市妇联的宣传部长，我们交换了名片，她手中拿的，正是那张名片。她告诉我，她叫赵枫，喜欢写作，这次是专门送稿子的，是那位宣传部长叫她来找我的。说着，便拿出了她的稿子：天哪，这哪是写给一家杂志社的稿子？这是一部有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和根据它改编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剧本，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了几百页稿纸。不说别的，就看这高高的两摞稿纸，我也不忍心把这个女孩拒之门外。

由于工作忙，实在踏不下心来细读这么长的小说，就把它介绍给了一家出版社，我很为这个女孩子高兴。不久，出版社反馈了意见，说基础不错，但不够成熟，没有用。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的

处女作，不成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书稿第二次被赵枫送到我这里的时候，她希望我读一读，我无法拒绝她期望的眼光和满脸的自信。读过几章之后，我很有感触：我不敢相信那是一个女孩子的处女作；全部读完之后，一个强烈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女孩。虽然年轻，可她对当代中国农村的生活有着深厚的积累；她对男女平等的思想有着执著的追求；书稿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女性命运的无比同情和发自内心的自强自立精神；其情节的展开和行文中亦不时蹦跳出不俗和精彩。

当然，不足之处也很多，我以第一读者的身份给了她一些建议，并希望她回去修改，改好再来。她改得很快，几年中，我已不知她是几易其稿了。

由于一些很复杂的原因，她不愿再回原单位了，她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决定留在北京改稿，直到她能发表。她是那种很倔犟的人，很执著的人，脾气就像个男孩子。当然，为此，她吃了不少苦。要吃、要穿、要住、要有条件改稿，对一个外来妹来说，谈何容易！

这几年里，她在北京郊区租住了一间民房，用于生活和改稿。为了生活，她当过家庭服务员、推销过商品、摆过书摊，也写过一些短篇。后来，她开了一家租书铺，以微薄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写作。一次，她到出版社送稿，下车时被疯狂的小面的司机给甩了下来。小面的扬长而去，她的腿却疼了好几个月。还有一次，炉门没关好，她中了煤气，早上起来一头从床上摔到地下，幸亏还能自己打开门。但磕肿了的眼皮和渗出血的半边脸好长时间才恢复。朋友想帮助她，家人想帮助她，她总是婉言谢绝。她觉得是自己在为理想而付出，用不着去麻烦别人。

人们都劝她：“何不找份像样的工作呢？干吗这样苦着自己呢！”还是那句话，她很倔，她很自信，为了出书她吃得了万般苦。

在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她告诉我，她的另一本长篇快写完了，也希望能出版。

她希望我给她写个序,我就写了上面这些话。我希望她的书能有更多的读者,也相信她的艰苦努力会使她获得更大的成功。

祝愿她的写作水平日臻成熟,祝愿她的一本本新作不断问世。

2001年3月8日

序 三

石 磊

赵枫是我的小同乡，她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平原女事》经过十年磨炼终于完成，并即将出版，闻之不胜欣喜，特向她表示祝贺！

半个多世纪前，我在山东解放区东光县（今属河北省）县立完小任校长时，赵枫的父亲曾在该校读书。因此，赵枫来京后，我们相识了，近几年来有些接触。在我的印象里，赵枫是个勤奋好学、刻苦顽强的有为青年。她自幼喜爱文学，虽未进过高等学府，但她坚持刻苦自学，阅读了不少文学书籍，勤奋写作，写出了一些短篇文章，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以顽强的毅力写出了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她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因而熟悉农村，尤其熟悉农村妇女，她痛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封建陋习，并以文学作武器向这种封建传统观念宣战。她的长篇小说，就是运用朴实、真挚、爱憎分明的语言生动地体现了这一主题。

赵枫让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虽从事编辑工作五十年，但始终与文学无缘，实在难以从文学的角度来评论这部作品，只好写几句感想作为向她的赠言。我以为这部小说的出版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衷心祝愿她在今后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石
磊

VII

平原女事·序

2000年10月8日

后 记

赵
枫

I

平原女事·后记

文学是神圣的。文学即人学。先学会了做人，才能从文。从一开始学起，我就怀着宗教般的虔诚。我历来不相信品行卑劣的人能写出真善美的好作品。所以，我写得很勤奋，也很艰辛。从开始写作到现在，我一直生活在漂泊和贫困中，贫困得没有一张书桌可用，贫困得那一摞摞的手稿都是把纸垫在膝盖上写出来的。但我却不能不写下去，为了一种崇高的信仰和理想，为了对人生、对社会那种深深的责任感，还为了在艰辛的跋涉过程中所特有的那种收获的快乐。我常想，要是没有了这些，那么我生来是为了什么？我又还剩下什么呢？

文学美是讲究技巧的，曾听文友如此说。但我却不明白自己不刻意间用的是什么技巧。我只凭着真挚的感情、坚强的信念和纯美的思想，“羞羞”地把它捧到了读者面前，执著地吐露着心声，愿大家都能有同感和共鸣，此心便已足矣！

这部四十多万字的小说，从写作到定稿已经历了十年，十年磨一剑。我已修改过六次。每一次都和我的人物同悲同喜，共同承受痛苦和欢乐。那些曾生活在我周围的女性们，只因为生为女儿身，就受尽家人的欺凌和虐待，就受尽了世人的鄙视和嘲讽，就有了受不完的屈辱和凄苦。有的甚至痴癫，甚至含恨而死！她们的遭遇，常常使我辗转难眠又不寒而栗。后来又听母亲对我讲，我的大姥姥特重男轻女，对两个儿子一直娇宠有加，独对惟一的女儿死

活看不顺眼，一天到晚非打即骂。女儿就特恨她，就骂她说：等有一天你死了，我非穿红挂绿！结果，后来我大姥姥当真就死在了她女儿结婚的那一天。

当时听了妈妈讲，我的心一动，就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写一本书，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后来联想起以往记忆里的那些镜头，我把它们理成了一条线，顺着这条线，就勾勒出了一个典型的悲剧女人。而我的大姥姥和她的女儿，就成了扯动这条线的隐形强力线，就把那女人的悲剧推向高潮，就“扯”出了一座“跪墓”！

有了这样一个框架后，就开始动笔。那个时候我们家很贫穷，五个哥哥结婚后给母亲落下了两千多元的债务。而母亲常年给他们看孩子，父亲又常年带病，我就自然而然地担起了还债的“重任”。那时候我们家已没有一张可以供我写作的桌子，我们村的电灯也正如我小说中说的那样：安电不如不安电，安电专照屁股蛋。每天白天我到田里去劳作，晚饭后就坐在家中惟一的一件可以称做家当的缝纫机前，就着如豆的微光，把时常啮咬我心头的那一个个“大蚂蚁蛋”分散开，再慢慢理成线，排成行。日积月累，就理出了一页页、一章章、一摞摞。

我的写作很辛苦，也很心苦。辛苦的是，在贫困的条件下，在寒冷的冬夜里，母亲不愿我浪费煤油，更怕把我的双脚冻成“烂红薯”，就不断地叨叨：睡吧，点灯熬油的，看把脚冻坏呀！直到把我催上炕睡下。这让我无奈又无奈。心苦的是，因了人物和情节典型生动得呼之俱出，我常常感觉融入其中，苦其苦之苦，乐其乐之乐，常常感同身受着一个女人从刚出生到两鬓斑白这历程中的艰难和悲哀。于是也就常常写得迷茫、辛酸又痛苦，就常常因伤感而掷笔。又于是，我就想着要平这“跪墓”，要让女人从此活得像个真正的女人。而要平这“跪墓”，首先是我自己要有乡人们所没有的出息。于是，在1990年的春天，我离家奔赴了大西北。在那里又艰苦奋斗了五年，在发表了十几个短篇小说并获过几次奖后，本书的创作也到了尾声。而我自己也就成了小说中“刘思雅”的原型。

顶着重重的艰困和压力,我在北京又漂泊了五年。在这既短暂又漫长的五年里,我不知道自己为“它”受过多少坎坷,流过多少泪,只知道自己对人生、对人性已不抱有任何信心和幻想。我想这世上是不会有人肯“无条件”来帮我了。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大幸、万幸竟找到了浩然老师。永远忘不了老人家亲自陪我吃饭又送书给我,谆谆教诲我要坚持下去,要好好地写;永远忘不了三河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宝森那诚恳的教诲、指正和不辞辛苦的奔波与忙碌。此时此刻,在我的长篇小说出版之际,我不知如何形容内心的激动和感动,只是忍不住地双泪横流,万语千言化作一句衷心的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踏遍了世上的沟沟坎坎,体会出人生的艰艰难难,历尽了人情的冷暖,才知道真情的可贵和难寻。我甘愿捧出一腔真情,奉献给那些曾善意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广大读者,奉献给那些反对封建世俗和投身经济的大潮中,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女性们。

我由衷地感谢推荐我找到浩然老师的大百科全书的前主编——石磊爷爷!由衷地感谢曾对本稿提出过宝贵意见的全国妇联《婚姻与家庭》杂志的樊爱国主编!我非常感谢青岛出版社为我提供了一个和广大读者交流的机会,也非常感谢著名作家管桦先生为我的这本书题写了书名。同时,也感谢那些曾给予我热情关切和帮助的朋友们!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知道我所塑造的一切并不完美,惟望也有那令人震撼的东西,能成为人们的归依和抚慰,更希望广大读者朋友们给予指正和批评。我将不辜负师友们寄予我的厚望和关怀,不愧对天、地和自己的良心。我将继续努力,继续捧出更成熟、更好的作品,以飨读者。

赵枫

辛巳年八月初八日上午

记于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

内 容 提 要

这是发生在华北大平原穷乡僻壤的一个典型的悲剧故事。

三十年前，由父母包办“娃娃亲”而嫁到刘家村的高玉梅，因生了头胎女孩而遭到丈夫的刻薄打骂，一怒回娘家约会旧情人，致使情人“倒嫁”刘家村，与之对门而居，演绎出了一幕柏拉图式的苦恋悲剧。

三十年后，因现实所迫，高玉梅则把另一种封建婚姻——转亲，转嫁到自己 and 情人的女儿——“刘思贤”身上，又造成了女儿出逃恋人家、母葬女嫁同一天的悲剧。

刚过了几天幸福生活的思贤却又因连生两胎女孩，惨遭丈夫的打骂折磨，又致痴疯、惨死，最终也没能挣脱古来重男轻女的沉重枷锁，而被族人立跪墓于祖坟前，造成了又一幕令人惊心动魄的悲剧。

思贤的好友刘云凤和刘云英为逃避无爱婚姻远走大西北，在那里历尽了坎坷，尝遍了痴情苦，却又不得不落魄回乡送“亡人”。孤女寡妇凭祭于思贤的跪墓前，诉不完的凄楚哀苦情，流不完的辛酸悲痛泪，尔后双双出家“佛山闭月庵”，激发了刘思雅勇敢出走闯世界成就事业锦绣归、愤平跪墓生精彩、筑厂建校造辉煌的壮丽之举。

本书通过两代人对待婚姻和生活的不同态度，描写了当代偏僻农村处在“男主女仆”大山下的女人们的悲苦和艰难，赞扬了当代农村知识女性不甘奴役、勇敢追求理想和新生活的自尊自强精神。

故事情节典型独特，发人深省，读来令人形同身受，感慨万千。

2011/8/1 03

「谨以此书

献给

反封建世俗和投身经济大潮中，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的
女性们。



赵枫，原名吴晓枫。1967年出生于河北东光县农村。父亲是教师，母亲善良又坚韧刚强。由于受家庭的熏陶和影响，自幼喜欢文学。

1990年赴内蒙包头市工作，同年9月于《包头日报》副刊发表小说处女作《截车》。后又在《草原报》、《北国小小说集》等刊物发表小说十几篇，其中《铁哥们儿》、《美美理发店》和《洒在墓前的泪》曾获市文联征文三等奖和优秀奖。

1995年春，长篇小说《平原女事》完稿，为求师求教，于同年10月闯进举目无亲的北京城，干过业务、导购，也练摊做过小生意。现仍在北京打工，第二部长篇小说二十多万字的《青松泪》已完稿。有数篇短篇小说、散文分别发表于《苍生文学》、《沧州文学》等刊物。

楔子

在刘家村东北角的龙王河河堤下，有着一片百年老松林。这老松林割方见圆，足有五六百平方米那么大一，这里是刘家村的老坟场。在这个老坟场里，刘家村祖祖辈辈过世的人，都是按村族风，根据辈分年龄而大小不一、由南至北、一家一片依次排列掩埋在这里。在坟场的紧东北角的边缘，有一座两米多高的土坟丘，高大而又孤零零地朝着东北方站立着。在这坟丘的坡脚，立着一块约半人高的墓碑，上面刻着八个大字，曰：

刘门高氏玉梅之墓

在挨坟场东北角的边缘地邻——马家店村的棉田地里，有一座比高氏老太的坟丘矮多半的坟墓，这坟墓长约两米，高不到一米五，约隔七八十米，遥遥相对着高氏老太的坟丘，对着刘家村这片古老的坟茔地，呈现出一个跪着的羞愧又凄哀的人体样。在它的旁边，也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上写：

刘门高氏玉梅之罪女

马门刘氏思贤之跪墓